# 孟鄰堂文鈔

# 孟鄰堂文鈔卷之九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一　帝天之稱

古之祀天者或稱天或稱帝其稱昊天詩昊天有成命昊天其子之是也其稱上帝易殷薦之上帝書肆類于上帝是也合昊天上帝四字爲稱惟周禮大宗伯司服而二鄭司服皆無註鄭司農大宗伯註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康成註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是昊天上帝之解二鄭已不同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康成註祀天夏正郊天上帝

五帝所郊掌次王大旅上帝康成註大旅祭天於圜丘而他官五言上帝康成註爲五帝者三類郊者二上帝之外他官言五帝者九康成註皆天也是帝天之說康成亦前後互異夫天一而已安得有天又有元天又有五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夏正所郊又有冬至圜丘所祀又有類郊所祭今以易書詩證之天即帝帝即天昊天即上帝上帝即昊天非有二也左傳成公十三年秦昭告昊天上帝史記封禪書五天帝之郊始於秦而具於漢則五天帝及昊天上帝之稱秦漢制非周制矣家語大小戴記所言五帝乃人

帝非天帝也先生以爲何如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二 圜丘祭天 夏至祭地

古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圜丘方丘亦不言夏至祭地史記封禪書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圜丘之名始此然以之祭地非祭天也漢書郊祀志文帝用新垣平言夏至祀地祇於渭陽五帝廟夏至祭地始此然於廟不於丘於陽不於陰也武帝從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汾陰脽上祭地自此始於陰然仍用圜丘非方丘祭以十一月後常以三月非夏至也建元末周禮出始言

冬至祀天圜丘夏至祭地方丘與魏文侯樂人竇公所獻之書合然尚未言北郊也建始初丞相匡衡請徙汾陰后土於長安北郊以就太陰之處元始中王莽請夏至祭地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於是夏至北郊之禮定夫天尊地卑地自不與天並虞書肆類于上帝不言祭地周書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社禮不同可知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夏至爲短至北郊爲太陰就之迎之胡爲乎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日用其始焉有月川短至者乎社祭土而主陰氣君南

嚮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孔疏土是陰氣之主社在
南設主君立北牆下南嚮祭之所謂答陰者不過如
是豈謂月用短至位就太陰乎月令仲春之月擇元
日命民社元即始也仲春之甲日也社有大社王社
國社侯社置社祭無不於仲春不用夏至益明已禮
運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
極焉夫欲百貨之阜昌而建社於太陰之位祀之以
短至之月非所以列地利矣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
之以立上下言其道非言其形也乃取象爲丘之方
圜不更支乎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天地使周果

有二丘之制諸經傳何以不言而獨見之周官他官又何不言而獨見之大司樂且先得之百八十餘歲之老樂人其非周制并非魏文侯制可知竊意梁惠稱王之後廣崇祭祀創爲二丘猶齊八神之類冀致天神致地示致人鬼致羽毛鱗介嬴象猶齊威宣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之類冀遇諸仙人及不死之奇藥之類蓋世主侈心方士詭說樂人傳之俗儒信之竄入周官內耳先生以爲然否

##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三 考妣異廟

古無考妣異廟之說今以周官考之大司樂奏夷則

以享先妣奏無射以享先祖夫祖妣同廟祭安得異鄭康成爲之說曰先妣姜嫄立廟祭之謂之閟宮先祖先王先公竊意姜嫄廟旣爲閟宮未必泛稱先妣先王太王以下成王之四親廟也先公祖紺以上皆祧廟也未必並稱先祖考妣之似異廟者一質之春秋儀禮禮記亦皆有可疑者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傳仲子者惠公之母公羊傳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夫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桓公之母惠公之夫人也孝惠久薨必皆有廟而乃別爲建宮則無論仲子之爲妾爲妻不與夫同廟可知考妣之似

異廟者二儀禮少牢饋食筮日筮尸祝云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言以配者明他時不同室饋食而後同祭也特牲饋食不言配則無配可知無配自不同室矣鄭註特牲饋食言某事又不言配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容者疑之也今特牲循賓曰歲事而不言某事則果非禫祭矣考妣之似異廟者三禮記喪服小記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夫祖姑祖舅不同室故以妻祔於祖姑妾祖姑不與祖舅祖姑同室故以妾祔於妾祖姑祖姑三人不同室故以婦祔

於祖姑之親者若祖舅祖姑同室而祔以孫婦不得僅祔於祖姑妾祖姑與祖舅祖姑同室亦不得僅祔於妾祖姑祖姑三人同室更不得僅祔於親者矣考妣之似異廟者四儀禮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夫考妣同廟而以異姓男女之生者爲尸不儼然亦夫婦乎豈禫猶未配故男用男尸女用女尸後有配止用男尸不用女尸抑男尸筮女尸亦筮男尸循女尸亦循尸入尸飯尸酢尸謖尸出男女儀如一乎考妣之似異廟者五周官本不足信先妣先祖異享且異樂尤有不可解者而春秋聖人自

作儀禮爲禮之本經禮記齊魯先師所輯望先生明以教我

##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四　樂舞

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大司樂祀天神祭地示祭山川祭四望俱用先代之樂其舞大武者僅先祖耳先妣則舞大濩宗廟則舞九磬又與先祖先妣不同夫視之弗見聽之弗聞鬼神之德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孝子仁人之心也驅召鬼神役使羣動後世方士所爲大司樂乃以樂之一變二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八變九變爲致天神致地示

致人鬼致羽毛鱗介羸象之先後不言七變所致不更誣歟後之學者以益稷篇鳥獸蹌蹌鳳凰來儀爲證夫鳥獸爲筍簴馬季長言之矣鳳凰來儀未必樂奏時事也即德盛所化亦祇如伊訓之鳥獸魚鼈咸若巻阿詩之鳳凰于飛耳若一堂之上樂奏之時鳳凰儀百獸舞事之神怪莫過於是豈聖人不語之旨乎韓非子師曠奏清徵而元鳥鳴舞奏清角而風雨大至史記秦穆公趙簡子皆夢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蓋戰國之君厭古樂而喜新聲游士附會虞書設此以逢其欲且隱以諷之而豈實有是事乎孔子惡鄭聲之

亂雅樂韎師旄人鞮鞻氏所掌夷樂韎樂散樂豈止鄭聲之不正而祭祀皆歙而歌之舞之燕會亦如之則夾谷之會孔子於夷狄之樂何必卻於倡優侏儒又何必請誅之也哉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五　養老

文王養老之政莫詳於孟子其次則小戴記太公伯夷天下之大老也養之禮不可考矣國老庶老有位於朝者也東膠虞庠異其地養陽養陰別其宜執醬執爵祝哽祝噎隆其禮其餘則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民有老民各自養之其制備其事簡而易行而周

禮皆無之其云凡饗耆老酒正共其酒外饔掌其割亨羅氏中春獻鳩皆一時食饗非常制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所載惟此二語而已夫不講田里樹畜之實政而僅恃門關委積遂足養天下之老乎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尚何不保息而欲大司徒以保息養之乎六十食肉七十衣帛民之常用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二曰嬪貢以九

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閒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而牆下所樹匹婦所蠶獨不領於天官地官是所重者任民致用而所輕者養老矣民閒盟詛之牲尚掌於司盟雞豚狗彘之畜獨不可一官理之乎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發何政所施何仁寧不布在方策職之周官而大司徒保息自養老而外僅一曰慈幼三曰賑窮四曰恤貧而其政亦無聞焉豈非襲仁政之虛名無實事之可舉乎校人圉師之牧馬犬人牛人之阜牲獸醫馬醫之療獸病養

疾馬徇分見之諸官而養老慈幼振窮恤貧之事俱不掌之一官何歟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六　教民　與賢

鄉與遂皆野也鄉有三物之教有讀法之禮三年大比鄉大夫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書之以獻於王遂大夫止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而已豈鄉之民可教遂之民不可教鄉之民宜教遂之民不必教耶抑鄉有可興之賢能而遂無之耶費誓魯有三遂而無鄉國語齊有三鄉而無遂將國自爲政後之人摭拾成

書故制有不同耶先生必有說以處此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七 畿服 封國 九州

尚書周官篇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云六年五服一朝椿嘗以爲非眞古文之證乃周禮畿服其矛盾更甚且封國之大小九州之次序亦多有可議者國語五服與禹貢同但易綏名賓耳周襄王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祭公謀父曰邦內甸服周禮職方氏不以王畿爲服王畿之外曰侯服又其外曰甸服又其外曰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鎭服藩服是九服無王畿甸服不特在王畿外且在侯服外矣大司馬國

畿之外九服亦皆名畿夫畿者都也天子所都始稱
之何得名蠻夷外鎭蕃之地乎大行人於邦畿之外
減九服爲六服改蠻服爲要服蕃服爲蕃國夫等是
服也忽爲九服忽爲六服又忽爲九畿一書之中前
後互異且男采在禹貢之侯服夷在禹貢之要服蠻
在禹貢之荒服衛在禹貢之綏服國語之賓服今俱
以爲服名則禹貢甸服之總銍秸粟米綏服之揆文
教要服之蔡荒服之流國語荒服之戎狄何不亦名
服乎鄭樵云周之王畿卽禹甸服周之甸服卽禹侯
服周之男采卽禹綏服周之衛蠻卽禹要服周之鎭

夷即禹荒服大率二服當一服而周之蕃服則禹東漸西被朔南暨之地其說似巧實支且何以為服之名畿九之為六解乎孟子周之班祿天子下祗有三等周禮大司徒職方氏則俱列為五地又較多今以職方氏封公則四公封侯則四侯計之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使魯而公也方五百里當為方百里者二十五侯也方四百里當為方百里者十有六乃孟子時魯當吞弱滅小之後僅方百里者五而已而謂其始封已方五百里方四百里乎鄭樵云孟子所謂方者以縱橫之數計之周禮所謂方者開方之說

以四面之數計之審如所云方百里之四封已五百里方百里者五之四封將二千五百里乎公侯皆方百里何以公之開方方五百里侯止方四百里子男皆五十里何以子之開方方二百里男之開方方百里乎邠岐豐鎬皆在雍州成王卜洛則在豫州以禹貢先冀州之例例之周之職方當以雍爲首豫次之職方氏乃先揚次荆雍豫反在其後夫荆揚周時南蠻地也孟子曰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烏得先諸夏乎竊意楚考烈王自陳遷於壽春以春申君爲相封之故吳其地皆在禹貢揚州之域而荆爲楚之故

都春申君好招致文學之士創設職方之書後人採之以入周官未可知也賈公彥曰禹貢九州堯舜法爾雅夏法詩譜殷法職方周法夫禹貢爲堯舜法不待言矣夏殷之法於何徵之周法則亡椿所不解也敢以質之先生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八 田制

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餘夫二十五畝此井田制也大司徒以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固已殊於孟子遂人辨土上地夫

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又與大司徒異夫不易一易再易孟子所云任土地也萊五十畮萊一百畮萊二百畮孟子所云闢草萊也餘夫亦如之商鞅變法令民大小僇力本業也非戰國游士富强之術而何鄭康成云大司徒制爲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遂人所頒六遂之民所受且云上地猶有萊所以饒遠也其說然歟否歟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九 軍制

周禮大司馬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後之言軍制者本此椿以經傳考之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侯國不得有軍國語叔孫穆子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天子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周衰下犯上彊陵弱侯國於是有軍左傳桓公五年桓王伐鄭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伯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以當王之上軍下軍諸侯軍始見於此然止有中軍兩拒尚未敢言軍也莊公十六年

曲沃伯以一軍爲諸侯僖王實使虢公命之矣五霸與齊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以爲三軍晉獻公作二軍晉文公作三軍尋作五軍晉景公作六軍晉厲公悼公有四軍魯襄公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夫使大國三軍果周公制齊晉魯皆大國也齊何至桓公晉何至文公魯何至襄公始作三軍乎今考小司徒大司馬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管子之軌里連鄉也井邑邱甸縣都魯成公之邱甲鄭子產之邱賦也春秋時征伐自諸侯出故各國之制不同作書者薈萃爲之不覺雷同且不覺有矛盾耳論語子行三軍則

誰與蓋就其時之言非言周制也兵非聖人得已尚書周召二公詰爾戎兵張皇六師則臧僖伯蒐苗獮狩農隙講武意也周禮諸官乃於稽夫家作衆庶修什伍簡兵器備旗鼓皆亹亹焉鄉三物之三曰主皮非爲力不同科矣九伐之法正邦國非討而不伐矣戰功曰多則殺人之意多寧人之意少與七國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秦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何異臆說如此惟先生教之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十 刑法

刑期無刑非有獄訟禁之使無也大司寇禁民獄訟入束矢鈞金者然後聽之是富者常伸貧者常屈胡禁之有也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盜賊任器貨賄亦入於司兵天子富有四海而乃倏作贖之金盜賊之貨賄爲五兵之用乎則呂刑惟貨何以五過之罪惟均而政以賄成伯輿之大夫亦不必爲王叔陳生咎矣且有搏有焚有辜有車轘有屋誅皆在五刑之外凡麗於法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又何酷歟公家不畜刑人屛之四方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掌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則

郲非公之廢於爐炭吳餘祭之弑於閽人皆周公階之厲矣盜賊之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天官酒人註其少才知以爲奚今天官之屬奚六百七十二人地官五十人春官二十人秋官罪隸百二十人蠻閩夷貉之隸四百八十人其女有才知不爲奚男不在五隸內者何不知其數何罪人之孥其多乃爾而又司隸掌四翟之隸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同罪隸守王宫與野舍何爲乎則禁暴氏雖曰司其聚而出入者收之犯禁者戮之其禍寧有極乎經文司牧鄭註其聚出入有所使賈疏國有煩辱之處使奚隸則司牧之按下文戮其犯禁者則司牧當與史記商

君傳收司連坐酷吏傳收司姦盜賊同惡罪隸爲非故何其衆而出入者收之犯禁者戮之秦漢制然也竊謂文王之愼庶獄蘇公之長王國未必若是也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十一 盟詛

小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又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左傳鄭莊公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晉驪姬詛無畜羣公子皆事所創見故詩人詠之左氏書之爲天下後世戒耳周禮設官分職隸司盟於司寇隸詛祝於宗伯邦禮邦禁固如是乎夫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鬼不神也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至治之世治敎修明風俗淳樸刑與政皆

君自主之鬼雖靈矣神爲司盟乃掌盟萬民之犯命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民有獄訟則使之盟詛是國無政刑而詐信順逆一聽之鬼神矣齊桓首止之會殊會世子而不盟葵邱之會宰孔先歸蓋亦未與盟也所謂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者也踐土之會晉文盟諸侯於王庭王子虎始預之矣而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莅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王朝盟詛不始於晉文而始於周公矣將呂刑所云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周公實作之俑乎椿前訊之先生先生以爲然用是再畢其

說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十二 鳥獸

服不射鳥羅氏掌畜犬人獸人皆共賓祭之官但分職太多耳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奚爲乎冥氏諸職皆戕鳥獸之生鼃黽有聲何害而蟈氏以牡鞠之灰灑之以其煙被之隙屋之貍蟲奚損而赤犮氏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豈行仁政者慘刻應爾耶而且囿游有獸禁非雉兔者往也牧百獸非驅而遠之也謂爲周禮恐不然矣

與齊次風論明堂書

孟子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小戴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明堂也者
明諸侯之尊卑也大戴記明堂篇逸周書明堂解皆
同則明堂專爲班朝而建明甚後人見小戴記魯太
廟天子明堂因以明堂爲太廟見大戴記外水曰辟
雍因以明堂爲太學見詩我將序祀文王於明堂大
戴記或以爲文王之廟因以明堂爲文廟見大戴記
名爲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因以明堂爲王寢見孝
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因以明堂之祀爲大
饗五帝見大戴記其宮在近郊三十里因以明堂之

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夫明堂制度考工記大戴記爲詳五室九室其說已各不同況去漢又二千歲紛紛聚訟徒多事耳今按大戴記明堂至西戎五十七字雖殘缺然明堂本文其下則明堂月令說大戴已自言之所云路寢與太廟及文王之廟又奚足信且路寢太廟文王之廟焉有在郊外者乎外水曰辟雍蓋引水壅之其圜如璧與太學同非立明堂於太學中也五天帝之名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敘之甚明而謂周時有此祭乎嘗考趙岐孟子註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

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蓋天子巡守先祀天配祖於明堂然後考制度於四岳大明黜陟周頌時邁與我將相屬我將序祀文王於明堂也時邁巡守時祭柴望也我將詩云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頌文王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言配天也嚴父莫大於配天欲萬邦作孚奉文王爲儀型以日靖四方故謂之宗祀是明堂者方岳之明堂其祀則十二歲始行於方岳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皆指此若平日在內

布政自有朝廷祭祖自有宗廟何必建明堂於郊外以爲布政交神之所乎臆見是否幸先生正之

與齊次風論越紼書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註不敢以卑廢尊孔疏未葬之前屬紼於輴祭天地社稷越蹤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夫王崩未久嗣天子哀痛方深而乃於未葬之前行郊天之禮則散齋致齋彼時豈遂能之被袞衣戴冕璪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則爲樂爲禮孔子何以責宰我乎若車旂冕服音樂儀文槩從樸素則又不成禮矣雖欲

尊之而實乃褻之不敬孰大乎是周禮王不與祭則宗伯攝位意者其攝位乎然何以言越紼也歲時小祀王有他故或可代行天爲至尊郊天之禮至大豈臣下所敢攝橫渠張子言父在子爲母喪不敢見其父天子爲父喪亦不敢見上帝不如無祭程子云不如無廢敢以以質之先生

答蔣東委論春秋書

昨以春秋考序鄄正蒙疏示孟子迹熄好辨兩章意義且喜且感顧尚有可疑者論語曰疑思問易曰問以辨之葢疑非問則不明問非辨則亦徒然問矣用

是再舉以詔兒云迹熄章畧貌觀神直當云王者之迹熄而桓文興桓文興然後春秋作詩亡句不甚貫不過影起晉乘檮杌作波瀾兼以備一代掌故又云序言陪臣執國命方謂之熄則齊桓晉文句接不上矣案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作字就孔子時而言與孔子懼作春秋之作同所以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追溯春秋之書之所自一也內已有竊取之意蓋一者其事其文不一者其義也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指明春秋之

所以爲春秋章法顯然句句俱有著實似不得畧貌觀神如來書所言也詩則春秋時因事之賦始於衛之碩人宴享之賦始於晉公子之河水秦穆公之六月至宋賦新宮而後侯邦無宴享之歌秦無衣而後亦無因事之作而詩亡矣似不得言詩亡句不甚重不過影起晉乘檮杌作波瀾兼備一代掌故也後世能文之士尚一字不肯輕下而謂孟子徒爲文之波瀾下此不甚重輕之句乎且詩三百有五篇作於東遷後者幾半若如云云不特不重且與迹熄不合矣何一代掌故可備也董子云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春秋初魯隱與齊僖鄭莊衛宣宋殤諸君紛紛以征伐會盟爲事各有圖霸之心焉桓文出霸業歸於一者幾二百年定哀間晉霸衰國自爲政與春秋之初同氣象則與初迥殊矣於是吳爭長於黃池越觀兵於中國皆覬然有霸意焉董子所謂漸也春秋紀霸者始終故其時爲霸者之時其書爲霸者之書孟子不言霸者之事之盛衰而言王者之迹熄者以禮樂征伐之事言也魯莊以前天子不能有其事桓文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而後天下復知有天子之事蓋自莊十四年單伯會

伐宋會於鄟至昭十三年劉子會於平邱定四年劉子會於召陵侵楚皆迹也左傳定八年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春秋書晉士鞅帥師侵鄭不書成子哀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王夫差於黃池春秋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不書單伯蓋迹已熄矣襄王定王周之中主襄王復位晉文與有勞焉然與請隧則拒之請殺衛侯則止之定王斥楚莊之問鼎辭鞏朔之獻捷降及景王責伐潁於韓起皆有訓誥之遺焉皆迹也其臣若內史過內史興富辰王孫滿王孫說單襄公單靖公單穆公劉康公之屬皆賢人也

亦皆其迹也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敬王不競欲扶周室者一萇宏耳然劉子之陪臣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則不經已甚而侯犯陽虎南蒯鬷戾公斂處父之徒或背其主而作亂或佐其主爲叛逆天下皆是也其斯爲王者之迹熄乎春秋所以作也孟子然後云者迹熄詩亡皆孔子時事也夫五霸爲三王之罪人然五霸之事卽王者之迹霸者亡幷無有假之者矣春秋歷敘之以著王迹之熄之漸熄從火從息說文熄滅火也夫火雖欲滅而其光尚在可據謂之熄乎則迹熄不在桓文之前明已兄又云春秋之

名想亦周公所定自禽父以來世守之業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蓋魯兼周禮即二書而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已見非春秋之名周公所定春秋之書自禽父始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列國世家平桓以前皆無可載之事秦本紀文公十三年實周平王之十八年非子邑於秦百年襄公封爲侯亦二十二年矣初有史以紀事則諸國之史皆始於東遷後可知晉世家云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楚世家熊繹至熊延年數亦無之則晉乘不始於唐叔楚檮杌

不始於熊繹魯春秋亦未必始於伯禽矣左傳隱公
於十二公中最多事歸枋入枋則始易禮矣初獻六
羽則始僭樂矣伐鄭伐宋入許則摟諸侯以伐諸侯
矣其事繁則魯史之始宜在此時特秉周禮故史之
義尚有可取爾壯元凱言聖人以隱公讓國爲賢故
始之胡康侯言平王以天王下賵諸侯之妾三綱淪
九法斁故春秋託始於隱公皆非也崑山顧寧人言
惠公以上之春秋成之者古之良史孔子故無所改
所謂述而不作也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孔
子懼而以已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其說尤爲無據

夫春秋因魯史之舊文豈有所褒貶又豈分述作而以隱公爲始哉兄又云春秋之運以桓文而開春秋之作以治桓文爲要桓文者君子而假焉者也邪說暴行之作極於亂賊春秋援天子之事以正之二帝三王之統絕於桓文春秋紹王者之統以維之世無禹湯文武則桓文爲代興之人矣漢祖唐宗不過襲桓文之餘烈有若交印然此後永不復還矣案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霸九州史伯曰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服虔杜預左傳註顏思古漢書註俱以昆吾大彭豕韋爲五霸之

三則霸運始於帝世夏商皆有之非開於桓文矣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夫謂之正謂之仁謂之民受其賜則桓公管仲夫子與之者至矣晉文雖不若齊桓然齊桓既沒周室益衰楚執宋公狄出天子非晉文修桓之業諸侯有不相率而南朝於楚北服於狄者乎孔子故並晉文於齊桓而借其譎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又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則亦非全斥桓文者也特以下世卜

年之數已過民之憔悴已甚欲勉時君以王道故卑桓文爲不足稱耳今乃擬之於邪暴等之於亂賊謂春秋之運以桓文而開春秋之作以治桓文爲要恐大不然漢祖唐宗其時之行仁政更易於戰國乃其君微特不如齊桓并不及晉文其臣微特不如管仲并不及舅犯而謂能襲桓文之餘烈乎夫三王不能不降爲五霸五霸不能不降爲漢唐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安得以之並論哉兄又云竊取句只替其義則孔子定之矣乃文字借端出落法泥此句謂取春秋之意似巧而未的又云諱尊諱親自是魯史舊

文非夫子創例案義者魯史之義竊取者夫子取魯史之義非夫子自定之義也在後世觀之夫子取之斯夫子定之矣夫子自言則祇云取之乃實語非虛辭也義莫大於尊王楚自夷王時熊渠封三子皆爲王桓王時熊通自號爲武王後遂僭稱不改定王時熊旅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齊頃公亦欲尊晉景公爲王景公雖讓不敢然作六軍侔於天子矣春秋則繫王於天以尊之其後越王勾踐稱吳王夫差爲天王蓋周時本有此稱故勾踐僭之以尊夫差非春秋所創也周正建子晉事見左傳竹書紀年者多用夏正楚屈原之辭亦夏正也春秋於每年

春正月必書王其無正月者或二月或三月亦必書王左傳春王周正月公羊傳王正月大一統也此尊王之義之取於魯春秋者也義莫急於討亂賊春秋弒君三十六有書弒之之人者有稱國以弒者有書國人弒者有書盜殺者有止書卒者有不書弒并不書卒者春秋於亂賊豈或恕或不恕哉蓋其國赴者不可掩未赴者而必以吾之所見所聞所傳聞書之是訐以爲直矣訐以爲直史官敢乎哉故不書者爲國諱及他國之未赴者也書卒者以疾赴者也書盜殺者變起倉猝同謀者多未及以人赴者也書國弒

及國人弑者赴以弑而未赴以弑之之人者也此討亂賊之義之取於魯春秋者也躋僖公王室亂鄭棄其師會於稷以成宋亂會於澶淵宋災故則又皆義之顯然特著者魯史若無孔子敢爲此峻文哉且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既非夫子創例則亦夫子所取之義矣竊取云者夫子他日之言述而不作也若僅以文字借端出落法觀之毋乃淺之乎視聖言歟兄又云天子之事猶言治天下之法非指位號也周雖東遷何嘗非天子但不能有其事夫子正欲此事之明於天下耳賞人罰人非天子不能行當賞當罰之理

夫人而可明之也或謂匹夫假南面之權若夫子眞自犯不韙者誤案天子之事原非位號蓋指禮樂征伐而言禮樂征伐天子治天下之事也東遷後天子不能有其事夫子作春秋以明之論語天下有道章春秋之所以作也誰毀誰譽章夫子作春秋之旨也史闕文章嘆闕文之已亡蓋當日必已有褒貶代賞罰之說故夫子以誰毀誰譽曉之復以史亡闕文爲慨而謂夫子敢以私意褒貶乎夫討亂賊罰之大者也趙盾弒君董狐之筆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書趙穿殺靈公竹書紀年晉靈公爲趙穿所殺皆不書盾并

不書弒必盾之子孫所改而魯史則仍當日之來赴孔子因魯史之舊文書盾弒而不諱厲公之弒欒書中行偃執之於匠麗氏使程滑弒之者也而稱國以弒鄭僖公之死公子騑使賊夜弒之楚郟敖之死公子圍縊而殺之而皆以疾赴故皆書曰卒所謂其文則史亦即所謂義也而亂臣賊子懼者以夫子直道而行未以私意褒貶耳若云賞人罰人非天子不能行當賞當罰之理夫人而可明之是以賞罰爲天子之事人人可以褒貶代之矣使夫子不以褒貶代則當賞當罰之理何由而明使以褒貶代則豈非假南

面之權乎自犯不韙夫又奚辭故言春秋者不必言賞罰亦不必言褒貶言賞罰言褒貶夫子所取之義晦矣兒又云知我二句乃夫子得意語凡書之無補世教人將置不論不議之列今能使君子知我小人罪我則大義之明可知或以明知罪我而不辭爲不得已益不然春秋若眞有罪孔子斷不作矣罪我者乃小人之慍辭但恨留下此書令彼無處生活非能譏孔子之有僭也案孔子少壯有爲東周之志及其衰也不復夢見周公而春秋作其作之也畏天命而閔人窮有萬不得已之苦心且不能見之實事而徒

託諸空言其不豫亦多矣敢以大義既明自鳴得意乎隱惡揚善聖人之本懷也劉韜仲問朱子云恕者如心之謂孔子言仁者能好人兼言能惡人炳謂恕字亦當如此體認朱子云被排擊遭按退決非已心所欲今乃欲施於人何以爲如心乎夫排擊按退一二人而已朱子何虞其不恕而況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中夫子能泰然自適乎竊意知我罪我夫子不自得之辭非得意語也云夫子明知罪我而不辭者乃陋儒鄙談褒貶代天子之事之說誤之也夫子哀齊史以成書欲存亂臣賊子之迹爲後世戒耳何嘗有

貶何嘗有褒則安得有僭罪字作僭字解最得若春秋果有褒貶則不知妄作爲下僭上矣而謂夫子爲之乎此皆椿之欲待辨於兄者也椿幼讀春秋即知記註而言之不文未嘗出以示人年來老病侵尋一無所事因稍修飾之所謂鄙夫兩端猶之博弈之賢而已既承疏示焉敢再告以兄知愛故不以瀆爲嫌望更惠教幸甚幸甚椿頓首謹白

孟鄰堂文鈔卷之九

#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曾生校字

## 答顧震滄書

丙寅冬惠書以春秋大事表序見屬椿經學甚疎春秋義尤淺未見先生書不敢草率爲之今年春同學蔣東委以家文叔序郵示始悉書之大槩而東委述先生待序意甚廹三月杪與江沈懋勤來再接手柬及所著讀之知先生用心之苦致力之勤爲之肅然起敬怡然大悅繼之渙然以解竊嘗謂春秋家之弊有二一則泥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罪一則惑

於褒貶謂春秋有舊例有變例夫誰毁誰譽吾猶及史之闕文夫子之言也今乃於爵號名字氏族日月之譌闕謂聖人褒貶之例在是其陋不必言矣桓文時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於敬王然後王迹熄者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正齊桓孟子生於戰國王者之不作已久生民之憔悴已甚齊宣有其地有其民而不行王政僅僅以桓文爲問故孟子斥之爲不足道耳要之桓文正未可輕貶者也得先生書桓文之功罪明條例之謬誤亦見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昉於春秋歷譜牒惜所載未備亦未嘗先生

諸表簡而明詳而要顧尚有可商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蓋自隱五年王師伐翼伐曲沃至莊六年救衛未嘗無征伐之事而是非倒置喜怒失常故號令不行每戰輒敗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桓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自是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諸侯亦遂無敢抗者定四年劉子會召陵而後成桓公之會侵鄭單平公之會黃池皆不復見於經蓋霸者之事即王者之迹霸者亡而王迹熄矣似宜於王迹表中詳敘霸者之事之盛衰以著王迹之熄之

漸不得僅摭王朝事名之爲王迹拾遺表也孔子言禮樂征伐以陪臣執國命繼天子諸侯大夫之後春秋初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殺石厚於陳陪臣事始於此昭定閒陪臣恣睢甚矣萇宏爲周室忠臣亦劉子之陪臣也聖門如冉有有若樊遲子路仲弓子羔皆嘗仕於季氏今天子諸侯大夫事已詳而陪臣表獨未有似宜增之以備春秋世變春秋人物善者固多不善者亦衆表之恐不勝表今以至聖與諸賢並列似覺未安諸侯叛王始於鄭莊大夫助君爲逆莫甚於鄭之祭仲子元曼伯原繁高渠彌祝聃之屬今

賊臣表止有高渠彌祭仲等未載餘亦尚多可議似可不立此表謚法爲有土之君及卿大夫老歸者設耳而春秋亡國之君喪家之大夫亦有之且父子祖孫有時相襲似宜改謚法考爲表以逸周書之謚君大夫所已謚者詳列之於右其他時令朔閏等表或闡前人所已言或剏前人所未有敘論考辨說證據精明議論雅正望之若大海之無津涯卽之若江河之可挹注貫今古之奇觀儒林之盛業也椿先君子受春秋於宜興儲仲和先生著春秋屬辭比事直書椿駑下未能續父之業於先生書非敢妄有論也

以先生虛懷故畧陳所見可否惟先生裁之序文附到辭義膚謬恐未足用秋間天氣稍凉買舟南下謁先生於萬卷樓中彼時再罄餘衷領先生教益未晚也椿頓首謹白

## 與蔣涑塍論生民書

昨論禘禮兄據祭法殷周所禘皆嚳深斥史記吞卵踐迹之非以康成感生朱子無人道而生子之說不足信椿竊以爲不然稷契非嚳子先儒論者衆矣使果嚳子皆堯之兄矣堯何不用其兄而必待舜徵庸然後舜使之乎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有娀方將

帝立子生商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載生載育魯頌赫赫姜嫄上帝是依是生后稷皆不言嚳則稷契非出於嚳吞卵踐迹非孑長創說可知大傳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言禘祖之父論語或人問禘而究禘之說孔子告以不知復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示其掌蓋此中之故實有難明非語言可述康成溺於讖緯謂所感者太微五帝之精以威靈仰赤熛怒諸名加之固謬若泥於祭法恐亦未爲的也生民次章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鄭箋如達之生言易也今以詩辭

逆之蓋言生之形與達相似驚之至幸之至也否則婦人免乳亦常事耳何必首子皆坼副菑害其母而乃以易生之達上擬始祖乎閟宮首章曰無菑無害彌月不遲與生民合其爲無人道而生子故所生形異致人驚喜無疑矣帝王世紀伏羲女媧人首蛇身神農人身牛首恭亦類是孔子不語神者非以爲無也非常之事非常人所知故不語之耳若果無之孔子豈直不語哉椿白

后稷初生如達故委而置之隘巷置之平林置之寒冰及聞厥聲載路始知爲人而收養之詩詞了

然本非難明先儒自誤解之耳

答錢甥忠游問禘祫書

甥問禘祫於迂迂何人敢言二禮哉無以諸儒之說在試爲甥述之禘莫詳於大傳喪服小記祫亦大傳最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天子之禘也天子宗廟之合食也諸侯及其大祖諸侯之祫也諸侯宗廟之合食也大夫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干求也康成訓干爲空疑誤大夫士宗廟之合食也葢天子宗廟合食爲禘諸侯宗廟合食爲祫辨在禘其祖之所自出及其大祖不同耳大夫士宗廟無祫干之

及其高祖此天子諸侯大夫士宗廟合食之等殺也西漢之儒紀載各異大傳小記不王不禘矣王制郊特牲祭義祭統天子諸侯時祭亦名禘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矣王制時祭天子禘嘗烝亦祫諸侯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箋註諸家牾舛更甚禘爲終王一王一舉者劉歆顏師古也禘爲喪畢卽吉之祭時禘爲夏殷禮者鄭康成也禘有大禘小禘者呂夏卿禘有大禘時禘者馬貴與祫有大祫時祫者朱子楊復也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者馬融祫則毀主未毀主皆合祭於太祖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稷

廟文武以下穆遷主祭於文廟昭遷主祭於武廟者鄭康成也禘兼羣主者王肅程子陳祥道黃澤祫兼羣主禘止以祖配之者曹魏尚書唐趙匡朱子楊復也祫大於禘者康成禘大於祫者馬融王肅也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者孔安國劉歆賈逵祫卽禘禘卽祫者杜預也再殷祭爲一祫再祫者楊復再殷祭爲一禘一祫者韋元成定其期三年五年者張純何休鄭康成也康成高堂隆又云始則先禘後祫繼則先祫後禘徐邈云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也夫五年而再大祫似矣天子一歲時祫者三諸

侯二歲時祫者五毋乃太數歟禘推祖所自出祫止及其太祖非禘大於祫而何禘既大祭時祭豈又名禘奚小大之分也先王報本追遠祭祖之所自出豈近親廟而反遺之禘祫雖似而實不同混禘祫爲一固非別之爲三年五年先禘後祫先祫後禘者亦誤禘非禫比閔二年書吉以未可吉而吉行之耳孰謂即吉之祭乎終王之解子駿一人之言師古附會之未可以爲據也此諸儒同異之見互有得失者也竊嘗究之禘有周禮有魯禮周禮大傳小記是也魯禮今無所據以春秋考之大抵初僭之時不敢同於天

子尚未遠於太廟祗於羣廟之中各禘其所自出僖八年用致夫人始毅然行之而無忌魯頌閟宮之詩所爲作也其後太廟羣廟及已祧之廟無不行之遂僅目爲有事孔子故不欲觀之也祫則諸侯之祭春秋謂之大事魯雖僭禘而祫亦不廢文二年以躋僖公故書之定八年從祀先公乃陽虎私禱盜祫禮行之故書從祀而不書大事是年八月辛卯左傳書禘於僖公春秋不書者從祀之後陽虎復禱焉以媚之故不書也葬元成張純等見魯兼禘祫因謂天子禘祫皆有之鄭康成以大事爲大祭有事爲小祭又以

再殷祭爲一祫一禘杜元凱復從而混之於是禘祫之名亂禘祫之說繁更可異者周禮無禘祫之名康成大宗伯註肆獻祼享先王祫也饋食享先王禘也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則灌何嘗非禘小雅吉蠲爲饎時祭又何嘗不饋食乎大傳註祖所自出者先祖感生之帝大司樂註圜丘天神主北辰方丘地祇主崐崘宗廟人鬼主后稷三者皆禘與大傳註大宗伯註不更自相矛盾乎蜀勸學好禮採其是而畧其非焉可也

答錢忠游問明堂書

甥以月令明堂孟子明堂同異奚若靑陽明堂總章
元堂何以皆有太廟又有太廟太室爲問迂闊之明
堂見於諸經太室見於洛誥靑陽總章元堂惟月令
有之向靑帝命驗禮記明堂陰陽錄謂此皆周之明
堂迂疑秦漢閒人附會非孟子所言之明堂也太廟
者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左傳
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非設爲宗祧方謂之廟大寢
小寢方謂之寢也太廟太室明堂中央之正室與洛
誥之太室不同四時太廟東西南北方之正室左右
个東堂之北偏南偏南堂之東偏西偏西堂之南偏

北偏北堂之西偏東偏也孟季居左右个四仲居太廟季夏居太廟太室者孟季爲四時之偏四仲爲中季夏爲一歲中也顧命諸侯出廟門俟覲禮侯氏四享事畢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皆此太廟門猶今之殿門矣先儒訓顧命之廟門爲殯門覲禮之廟門月令之太廟爲祖廟又訓月令太廟爲五天帝祀所夫五天帝之祀具於漢高秦時亦祇四天帝耳成周安得有之賞於祖戮於社諸侯之告聽事矣爲於祖廟之門乎受舍於朝釋幣於禰侯氏未朝時事也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則釋幣已畢故天子設斧依於

戶牖間待之若果四時朝覲受之祖廟天子可負斧依南嚮立於祖廟中詔諸侯曰伯父其入子一人將受之乎月令饗功養老敎學選士明刑詰武若皆於祖廟中不幾如昔賢言人鬼錯雜幽明無別乎七廟之外復建太廟者五無乃紕而祭祀乎儀禮既夕哭夙興設盟於祖廟門外二燭俟於殯門外則殯門不名廟門廟門之非祖廟門亦明已椿白

## 答沈鋶晃書

足下以家祠下詢因及支子不祭之義僕非知禮者然學之有年矣敢不悉所聞以對今家祠與古宗廟

不同宗廟以敬宗也亦所以貴貴故世數有多寡必立於宗子之家家祠則祭於寢之意非廟也凡爲子孫者皆得立之不必定長嫡也請爲足下陳之古諸侯不敢祖天子以天子次嫡爲宗若諸姬之於魯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以諸侯次嫡爲宗若魯孟孫叔孫之於季孫是也大夫世爵仕者世祿各宗其長嫡若魯公父氏之於季孫叔仲氏之於叔孫子服氏之於孟孫宗其嫡之世爲大夫者也公父氏之庶宗公父氏叔仲氏之庶宗叔仲氏子服氏之庶宗子服氏宗其嫡之世爲士者也故大宗一小宗四皆謂之宗

子廟有七有五有三有二有一皆謂之宗廟今士大夫家嫡不必貴庶不必賤貴亦不必世貴賤亦不必世賤則所宗者安在乎而何支子不祭乎且古之廟一世之主耳門堂房室階陳廂塾戶牖之制甚備今家祠以一室而列數世之主數世者長房父祖曾高也長房分多卑幼所祭與各房共者或一世或二世或三世其餘則各房之從父從兄或從弟從子從孫從曾孫也以從弟從子從孫從曾孫儼然而臨其上從兄從父從祖從曾祖鞠躬而拜乎下則不特生者不順死者亦不安矣且各房以支子不祭不敢立祠

於家長房又有世數之限將各房之曾元在而高曾已祧并有子若孫在而父祖亦祧如此可謂之禮乎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孔疏祭於家者祭於庶子家也古宗子所不祭無爵之庶子尚得祭之於家况長房所祧支庶尚爲父祖曾高者乎而漢唐諸儒罕言之朱子云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可補古禮所未及惟是宗子未祧則已以支子不祭祧則請其主祭之一人之身乍不祭乍祭

已爲非禮且一高祖也元孫必非一人元孫年有長幼歿亦有後先以一高祖之主倏東倏西祭之者忽甲忽乙似亦未爲至當不如諸子孫皆立一祠於家各祭其所當祭各祧其所當祧庶於情理兩協西河毛氏云詩書每祭止稱曾孫明初用行唐知縣胡秉中議許庶人祭三代今士庶家之祭四代非也僕竊謂不然祭法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孔疏父祖曾也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孔疏高祖太祖也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

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鄭註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僕謂干求也求祫其高祖於廟也若祫於壇墠則父祖曾有廟反毀祭之無是理也至高祖之可以祫可以禱大夫士無不同之士之異於大夫者士無太祖之祭禱時高曾同壇耳祭法不言士之曾祖脫簡非不祭也康成以顯考爲皇考之誤與其註大傳者舛矣伊川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卻祭高祖朱子謂祖宗澤有淺深則廟制有隆殺其分異也七廟五廟祭止於高祖三廟二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

其理同也旨哉言乎後之立家祠者可以爲法矣椿白

答方勉仁書

承諭父亡而所生祖母卒於禮可應承重案重謂祭統也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註以其非正於子祭於孫止宋庾蔚之云庶無傳祭故不三年僕謂皆不然不世祭者爲無後而他人祭之者言非子孫也何以明之小記云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孔疏祖庶母者謂父妾無子命己妾子爲之後服之三年如已母夫父無子之妾尙令己

子爲之後況父所生母乎爲後則齊衰三年齊衰三年則世祭何子祭而孫卽止乎小記又云妾祔於妾祖姑妾母若不世祭妾安有妾祖姑之可祔乎曾君生母見於春秋者三曰敬嬴曰定姒曰齊歸生祖母見於春秋者一曰成風皆書夫人書小君與嫡母嫡祖母同其爲承重無疑國君承重大夫士有不承重者乎癸邱初命無以妾爲妻爲夫君禁耳未有子孫而可以非正薄視其生母生祖母者也　大淸律嫡孫爲祖母承重斬衰三年不言嫡與所生律文簡省統於祖母中耳若泥之謂父之生母不宜承重則律

言孫爲祖母齊衰不杖期亦不言嫡與所生將庶子之子并不爲父之生母期乎古者大夫士爲生母之服有緦有大功有杖期有齊衰三年今則皆斬衰三年矣士爲庶母緦大夫無服今則皆齊衰杖期矣而父所生母之承重宋明諸儒尙執以爲不可不亦左乎或以生祖母之沒有於祖在時有於嫡祖母在時己身有爲祖後有不爲祖後不可執一論者夫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古禮今律同之況父所生母乎其不服斬於祖在時可知嫡母在而所生母沒禮律無尊厭之文則嫡祖母在而生祖母沒奚厭降

之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古禮也今律加爲斬衰則孫爲祖後爲生祖母服斬亦可推矣不爲祖後祖及嫡祖母之喪已雖不得承重然主生祖母之祭者已也又何不三年乎足下生祖母之歸在嫡亡之後沒則祖亡已三十年又嘗受子之恩封於天子與他人之生祖母異宋寶元中禮臣議薛紳生祖母服云豈可生邀國恩沒則不受重服詔紳解官持三年之喪其事正與今合況有古禮及春秋經在宜援紳爲例可也足下其自裁之

與某書

昨有祖亡二年而父卒又數月祖將葬告窆於賓姻以書承重孫今在制爲問足下然之椿竊以爲非也喪服父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爲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受重卽承重也父傳重於長子長子受重於父推之凡爲人後者皆然非孫爲祖後方始爲承重也晉人以承重爲孫爲祖後之稱以便文耳非孫自稱承重也禮經子於父母虞始稱哀祔始稱孝祖新沒而孫赴於人卽自稱承重無是理也且父死受重子罔不盡傷心今乃書於策以告人曰我承重矣於心忍乎椿嘗言喪之失

禮不一承重孫之稱最甚且承重者雖承祭祀之重然其事始於衰絰其名定於初喪通典父死未殯而祖亡服祖以周既殯而祖卒三年猶既殯者父不及服祖之喪故以孫承重未殯者生雖未服然斂必以衰絰故不承重今祖亡二年而父卒是父之服斬再期矣沒又以衰絰斂則孫不必承重可知且其前孫已爲祖齊期今之斬衰爲父非爲祖也葬祖告窆稱承重孫今在制是父喪在後孫之承重已在先矣設有人問曰何人之重曰祖何人之制曰父又問祖亡何日父沒何時將何以答之乎曲禮不勝喪乃比於

不慈不孝父不勝喪子稱承重不幾擬其父於不慈不孝乎此比父先祖亡自稱承重者更不倫矣椿今考之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承重之名不宜輕用長孫之實又不可隱宜書在制嫡孫爲是蓋書嫡孫則承祭祀之重之意自見不書承重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也幸足下再與知禮者商之

與鄒會侯書

足下以蘇人某之子若婦亡子妾已有一子子之木主宜書考不宜書男其婦宜書妣不宜書媳引曲禮父不祭子爲證夫父不祭子蒙上餕餘不祭而言非

父不可祭其子也奔喪篇凡喪父在父爲主喪服小記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夫同居之喪尙主於親之長者况初生之孫祖在而可主其父之喪乎小記又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朱子語錄子婦之喪木主須作子婦名翁主之喪事以祔爲重使子若婦木主而可作考名可作妣名則所云父爲主舅主之者何事朱子有不諱其諱而反從而闕之耶足下又云字者上以稱其祖父旁以施之同列伯魚死孔子呼鯉木主書男復書字恐涉介溪東樓之嫌夫東樓非字也世蕃所居之室

耳其時世蕃未死介溪不呼其名而呼其居室於稠人廣衆會集之時以代世蕃之名此所以爲怪也若字亦父之所命孔子呼名常也祔則有神道焉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神始也祔之時不特尊者之名當諱卽卑者亦諱雜記祔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鄭註陽童謂庶殤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未成人之童猶爲造字況成人之故有字者乎而可名其木主乎

答王某書

足下問庶母之訃嫡子衆子可應列名可應稱子案

古訃禮之見於經者士喪禮記雜記爲詳然祇載死者之稱不及生者止訃父母妻長子不赴庶母喪服小記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庶母與生母親不同矣各主之故不赴也則嫡子衆子不必列名庶母之訃可知喪服記妾爲君之長子齊衰三年儀禮喪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功九月鄭註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君者夫君也長子庶子衆子蒙君而言非屬妾言也緦麻章士爲庶母祇言士不言長子庶子衆子　大淸律嫡子衆子爲庶母齊衰杖期妾爲家長之長子衆子與其所

生子齊衰不杖期長子衆子亦屬夫言與古禮同則嫡子衆子不應稱子亦可知矣且卽稱子當依律稱嫡子衆子不得與所生子同稱爲子也王復禮家禮辨定云謂之庶母有稱子之道嫡子爲庶母訃稱期杖子不爲過也審爾則乳母有母之稱貴富家乳媼其人亦不等矣謂之乳母亦將自稱爲子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不正之名莫甚於此故因足下問引禮與律明之

## 寄族父龍門教諭書

椿撰叔祖傳成有言族祖父之稱不當施之叔祖者

恐此言達於左右啟叔父之疑敢先爲叔父陳之椿聞古有同姓有同族同姓者同受姓始祖之子孫若姜之申呂齊許嬴之秦趙曹之鄒莒芊之夔越蠻荆大傳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見則止呼爲伯叔而已同族則同高祖之子孫儀禮喪服篇族曾祖父母讀禮通考族曾祖父者高祖之子已之從曾祖也猶椿之於三曾叔祖是已儀禮族祖父母讀禮通考族祖父者高祖之孫族曾祖父之子猶椿之於叔祖是已儀禮族父母讀禮通考族父者高祖之曾孫族祖父之子猶椿之

於叔父是已儀禮族昆弟讀禮通考族昆弟者高祖之元孫族父之子猶椿之於大弟是已唐開元宋政和禮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明孝慈錄明集禮明會典明律　大清會典　大清律皆同所以謂之族者堯典古註五屬之內爲一族族者屬也五屬卽同高祖之子孫五服之親也五服之外惟天子諸侯有九族餘則五服之外皆謂之同姓不謂之族矣族近而同姓遠族親而同姓疏也今姓族不明數百年數千年前之同祖者皆呼爲族而同高祖者反不得稱之流俗之失也椿文不可從俗所以書族祖父者以此

惟叔父裁之壬申八月八日椿頓首謹白

與從子嗣曾書

昨論郊社社稷二社所祭不同會客至未竟其說今爲姪竟之虞書肆類于上帝論語湯昭告於皇皇后帝皆不名郊亦不及地周書丁巳用牲于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郊社並舉始見于此而其禮與義則郊特牲中庸爲詳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

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葢郊以祭天社以祭地郊日用辛社日用甲郊惟天子得行之社則自天子達於庶人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置社不同其爲地之祭則一皆教民美報焉中庸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是郊社禘嘗皆周公制非因夏殷可知古文泰誓數紂之罪曰郊社不修宗廟不享葢僞造古文者點竄所成非殷商制也方澤之名肇於周禮北郊之議昉於匡衡先儒謂社之外別有北郊方澤固非謂北

郊方澤卽社亦非也社稷者三禮義宗云爲萬民求福拜功之道無土不立無穀不生故天子諸侯皆立社稷鄭康成曰社爲五土總神配以勾龍稷爲原隰之神配以后稷今案左傳晉蔡墨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魯語皆與之同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亦云社祭勾龍稷祭后稷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祭法左傳皆言祀勾龍爲社不言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勾龍蓋郊社之社爲地示社稷之社爲人鬼社之名雖同社之所祭則異左傳社稷

無常奉孟子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趙註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孫疏顓帝以來用勾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柱通典湯爲旱遷柱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無可繼者而止是知社稷爲人鬼故可更置若五土總神原隰之神焉得更置之哉先儒謂社稷之社卽郊社之社社是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更非矣迂論如此可再向知禮者質之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